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三

述懷下 病附　　律詩五十二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 洙曰公召試集賢授河西尉不拜而安祿山反鮑明遠詩有出自薊北門

不才名位晚 洙曰事見詩年譜○蘇曰鄭虔不才無逮見致此名位遲晚誤被恩私 敢恨省郎遲 趙曰嚴武再爲東西川節度辟公爲叅謀誠方爲尚書工部員外郎

扈從崆峒日 洙曰見崆峒仙仗過崆峒詩注○趙曰肅宗在平涼公爲左拾遺扈從乘輿矣 端居灩澦時 洙曰謂居夔州也灩澦已見上注○趙曰謂今山寓居夔州灩澦在瞿塘江中故言夔

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鄭曰散蘇旱切○洙曰萍之無根任漂流也樗散莊子樗櫟不材而壽者公自言蹤迹萍流仍爲人汲引嚴公辟請也不材[illegible]猶蒙恩謂除京兆功曹不赴也○蘇曰孔融以樗散不才尚賴恩慈之厚也

遂阻雲臺宿 洙曰[illegible]雲臺尚書臺[illegible]宿也後漢鍾離意傳樂安家貧爲郎常獨直言上無被枕止食糟糠帝夜入臺數見召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

夕衮衣鮎幃被皂袍及侍史三人○趙曰公以病不得歸直[illegible]
也雲臺南宮臺名乃顯宗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是也[illegible]

湛露詩 朱曰湛露天子宴諸侯詩 琴尊森遠矣 朱曰南都賦望[illegible] 咸蕤○趙曰翠[illegible]

子之旗也 白首颯凄其 朱曰謝靈運詩懷賢亦悽其 訟被林泉常往[illegible]

賦歎文園終寂寞 朱曰司馬相如拜為孝文園令 漢閣自磷緇[illegible]

閣見但取不磷緇注 病隔君臣議 朱曰公以病辭名 魁紆德澤私 趙曰[illegible]舍以病[illegible]

不緣預國論徒荷私恩也 揚鑣驚主辱 朱曰漢書主辱臣死○趙曰鑣者馬銜也 拔劍撥年衰[illegible]

社稷經綸地 朱曰時方艱難有賴於經綸也○趙曰公忠義之心為之憤怒乃拔劍慷慨以撥遣年衰也[illegible]

雲際會期 朱曰後漢咸能偶風雲之會 血流紛在眼 朱曰謂方宰戰也○趙曰揚子[illegible]

谷流人之血 涕泗亂交頤 鮑曰卞和泣玉於楚山下三日三夜盡繼之以血黃祖謂四交頤涕天[illegible]

告公自喻不見用也 四瀆樓船泛 朱曰見太常樓船督舟曹注○趙曰[illegible]舳大舟所以載兵所以運粮漢有樓船[illegible]

將事 中原鼓角悲 朱曰人心悲慘故鼓角之聲亦悲爾 賊壕連白翟 朱曰[illegible]有長[illegible]

秋

戰尾落丹墀洙曰後漢昆陽屋瓦皆落先帝嚴靈寢洙曰集一作儼匿○趙曰指

言肅宗也空堊其寢舊作壺寢非

○師曰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洙曰蕭何傳一代宗臣公

孫洪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師曰言受遺詔立代宗也恒山猶突騎洙曰恒山河北遼海競

張旗洙曰遼東也田父嗟膠漆洙曰見天下朋友皆膠漆注行人避蒺藜

趙曰膠漆所以為弓誅求之多則田父以供輸為嗟也鐵蒺藜鉏

以禦馬所在布蒺藜於地而行人避之周易據于蒺藜避蒺藜言

行道梗澀如

蒺藜之害總戎存大體洙曰總戎元帥也時代宗為元帥

曰王衍總戎握符貴其持重不可輕

敵使節制

存其大躰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洙曰左傳齊責楚包茅

貢苞茅不入見聞河北

諸節度入朝歡

喜口號詩注堯封舊俗疑洙曰堯有可封之俗○趙

辨孟子云堯舜之民比屋

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信如此說則堯時諸侯

滿天下桀時大辟偏四海故公所以疑之長吁翻北寇

指言安

史也一望卷西夷趙曰今有西夷之禍

一望思欲席卷之也不必陪玄圃

趙曰言己身以譬不必在朝列也葛仙傳曰崑崙一曰玄圃仙人

所居耳○鄭曰淮南子崑崙山去地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

上陪之是謂閬風又陪之為懸圃**超然待具茨**洙曰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在滎陽密縣東**凶兵鑄農器**洙曰凶一作休莫子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趙曰公之皇太平如此傳所謂銷鑄劒戟為農器也**講殿闢書幃**洙曰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illegible]書囊為殿幃**廟算高難測**洙曰廟堂之筭筭也高難測假意以譏時无害謀者**天[illegible]**

玆趙曰天子之憂每在此耳故後篇云獨使至尊憂所食諸君何以答升平**形容真潦倒**洙曰[illegible]龐陳**答効莫支持**洙曰答効猶報國也趙曰公之自傷無補也○**使者分王命群[illegible]**

各典司恐乖均賦歛不似問瘡痍洙曰喪亂之際[illegible]瘡急所分之命所典之司以末至於均賦歛問瘡痍也瘡痍言民傷爾**萬里煩供給**趙曰張華出師萬里恐煩長安供給**孤城最怨思**趙曰孤城指言夔州公雖寓居而眼前所見當為之傷矣**綠林寧小患**[illegible]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詠曰謂荆楚復亂也**雲夢欲難[illegible]**洙曰韓信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於雲夢者信果來朝遂擒以歸○趙曰憂[illegible]

爲害也○詠曰恐其難擒也

即事須嘗膽 洙曰越句踐既脫會稽之難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

蒼生可察眉 洙曰言時多盜賊也列子大郤雍能視盜察眉知之無遺○蘇曰東方朔言蒼生憂樂具其眉事可察

近世注工部詩者妄引事具可為笑○趙曰公意言蒼生爲盜賊之情可得於眉睫之間但當撫綏之則不為盜耳

議堂猶集鳳 洙曰議一作義蜀都賦議殿爵堂○蘇曰明治堅曰言上林論議者皆鸞鳳騶虞之士

正觀是元龜 洙曰言欲求治當以正觀為元龜也龜言有先知之靈爾○趙曰議堂者議論之堂也猶集鳳又申言廟堂諸公如鳳之集故除上所陳之患但以正觀為龜鑑可也

慼慼喧飛檄 洙曰左太沖詩云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張景陽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家家急競錐 洙曰江淹書云競錐刀之利○孝祥曰其賦斂之急如此

蕭[illegible]安不定 趙曰漢蕭育傳哀帝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太守[illegible]舊名臣乃以三公使東載育入殿中受策曰[illegible]賊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之官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舊注所引非特無義又以蕭育為望之誤矣

蜀使下何之 洙曰蕭望之為郎常有飛雉隨車飛翔司馬相如為郎使蜀諭巴蜀父老○趙曰公之詩意乃言今日遣使在寡務誅求除盜賊之事而已非若相如諭蜀父老也○師曰言朝廷遣人按撫之猶不服畢竟將何往言無所逃也

鈞瀨

踈墳籍注曰後漢嚴光披羊裘釣澤中後人名其耕巖進奕
釣處為嚴陵瀨踈墳籍言典籍所稀載也
碁注曰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趙曰司氏公自叙釣瀨則以嚴陵自比盖嚴陵釣於七里灘也耕崖
則以鄭子真自比盖鄭子真耕于崖谷
之下也時墳典進廃甚乃閑曠而然地蒸餘破扇蘇曰司空
達嶺南鬱
濕比人不居聚不宜冬暖更纖絺注曰前覽物詩所謂形勝
風土破扇嘗不擇手有餘而風土惡此見之矣
○趙曰以變之豺遘哀登楚注曰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
風土多暄也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霸陵岸
回首望長安○趙曰乃是荊州之樓麟傷泣象尼注曰史記
此謂登楚哀登楚者哀登楚之人也魯哀公西
狩獲麟孔子見之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公道不行於
時故悲歎若孔子孔子之見麟也○趙曰孔子之生其父母禱之於尼
丘故名丘字仲尼而傳記又
載孔子之首象其山故公云衣冠迷適越趙曰言欲避變而
宋適越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南下且未能所以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藻繪憶遊睢注曰睢水也
土於睢水之上○夢符曰右按陳孔璋與魏文帝書曰游睢渙者借武帝祀后
學藻繪之綵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
奉宗廟服御焉前漢書郊祀志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音雖
此遊睢之字當作睢渙求思其志曰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

文章故名績水又九州要記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李善曰睢渙二水之名其厭能織藻繢錦綺天子御服出焉○趙曰睢水在南都昔之宋州也公少年嘗游故云憶也**賞月延秋桂**朱曰見[illegible]入山中成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趙曰三秋皆秋佳也而非八月不足以當之故定此篇爲八月作也爲其當秋延賞故曰秋桂**傾陽逐露葵**朱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大庭終反樸**趙曰幸天下之治平反淳復朴也大庭氏在莊子與赫胥氏栗陸氏相連大率至德之世也舊注便安排作神農之號非是**京觀且僵尸**朱曰翟方進傳詔曰古者伐不敬收其鯨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此左傳載楚莊王辭也**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朱曰左太冲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南宮載勳業**朱曰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凡百慎交綏**朱曰左傳交綏而退○蘇曰此兩句深戒大臣及諸將欲功成圖像當以交綏爲慎勿輒使志之不墜而後可也○師曰自約綏以下乃子美自述傾陽逐露言慕君也綏乃卑綏慎乃綏當以兵爲可戒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奬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宫臣忝洙曰左拾遺詩嬌疏則宫臣艱危袞職陪洙曰詩袞職有闕○趙曰公自言當肅宗時爲拾遺掌供奉諫諍揚鑣隨日馭鄭曰鑣悲驕切馬銜也折檻出雲臺洙曰朱雲折檻顯宗畫二十八將於雲臺見致君用檻折○趙曰言諫諍不合帝意而出也罪戾寛猶活干戈塞未開鄭曰塞悉則切趙曰上欲誅甫賴張鎬救之而免言一出之後干戈日相尋也星霜玄鳥變洙曰古詩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趙曰玄鳥燕也星霜之中見玄鳥變則不一其年矣身世白駒催洙曰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鄭云白駒或云日也郤本作隙張良顧弃人間事學道輕舉呂后强食之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食又鄭生往說魏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鄭曰噀蘇困切○洙曰語鑽燧改火後漢欒巴噀酒救蜀火謂之巴噀火則欒巴所噀之火以形容其在成都及東川及夔州凡在蜀幾者九遇清明三蟄楚祠雷洙曰易龍蛇之蟄楚詞雷填填兮雨冥冥○鮑曰山谷簡王觀復曰子美入蜀

下峽年月詩中可見其曰九鑽巳巽火三熟楚祠雷則往來兩川
九年在夔州三年可知也。趙曰公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爲雷
之三蟄矣雷以三月而奮以八月而蟄也謂
之楚祠雷則楚人所祠之雷蓋楚人好祠祭也 望帝傳應實
洙曰見杜鵑詩注 昭王問不廻 洙曰僖四年傳齊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蛟螭深作横 趙曰横尺
孟反 豺虎亂雄猜 趙曰兩句因託以與爲蓋是時有跋扈之強臣賊盜之巨猾故也 素業行
巳矣浮名安在哉 蘇曰李膺前輩汝名安在爭如一鐏酒醪斷送歲月何苦區區計較利名耶 琴
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 洙曰琴烏由烏夜啼也吳人舞白鶴於市。趙曰其所怨憤寄之琴
曲則烏夜啼也而庭鶴爲之舞矣 秋水漫湘竹 洙曰湘妃揮淚灑竹竹皆斑 陰風過嶺
梅 洙曰大庾嶺多梅人號梅嶺 苦搖求食尾 洙曰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
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常曝報恩腮 洙曰見浩蕩報恩珠注三秦記江湖集龍門魚登者

化龍不登者點額曝腮。鄭曰腮蘇來切魚頰也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鄭曰探他
含切。洙曰前漢博士結舌而不敢談又鉗口結舌海乘福有基禍有胎也甚蒼茫步兵哭洙曰阮籍為步
兵哭途窮展轉仲宣哀趙曰仲宣王粲也以避難流離作七哀詩飢籍家家米鄭曰
杜元法籍入聲秦壯日反、愁徵處處盃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得
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
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洙曰登一作知伊尹周公屈原宋玉也漢庭和異域
洙曰前漢匈奴傳贊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
遵而不還匈奴寇盜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
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晉史坼中台洙曰晉中台坼而張華誅霸業
尋常體宗臣忌諱災趙曰中国之於夷狄甘心於和親此霸業尋常之體也而大臣充使或留或斃

則宗臣以爲忌諱矣群公紛戮力聖慮省徘徊鄭曰省伊鳥反察目也數見
銘鍾鼎洙曰季武子作林鍾之銘銘魯公衛孔悝鼎銘貞宜法斗魁洙曰淸志北斗一至四爲
魁五至七爲杓願聞鋒鏑鑄洙曰賈誼過秦論秦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趙曰家語顏回云願鑄劍戟以爲農器莫使棟梁摧洙曰衛玠卒謝鯤哭之曰梁棟折不覺哀○趙
曰晉陸玩拜司空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索酒著柱間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梁棟盤
石圭多翦洙曰漢封子弟盤石之宗成王封康叔翦桐葉爲圭凶門轂少推洙曰馮唐傳曰臣聞
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修可曰唐李衛公對唐太宗曰古者命將受鉞鑿凶門而出垂旒資穆穆
洙曰礼天子穆穆祝網但恢恢洙曰成湯祝網老子天網恢恢東京賦奚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人赤
雀飜然至黃龍不假媒洙曰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爲黃玉後
漢黃龍見于譙○趙曰此言祥瑞也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注赤雀王銜書陽精也孫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也王者不竭
池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此皆爲瑞之證矣賢非夢傳野洙曰高宗夢得說於傅巖之野隱

類鑿顏坏不洙曰揚雄傳或鑿坏以遁莊子魯君聞顏闔賢
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自
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趙曰莊子心可使若死灰○師曰唐
六典注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
取山甫補袞闕名官子美肅宗時為左拾遺故云陪衮職集中又
有不才同補袞備員竊衮職曾無一字補謝放三司推問狀云
猥厠袞職願少裨補皆以拾遺之官同補君闕故也琴令録曰琴曲
有長清短清幽蘭白雪風入松烏夜啼是也○古樂府解題云烏夜
啼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其辭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illegible]
明遠舞鶴賦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
顏聞鋒鏑鑄若家語顏回願鑄劍戟以為農器是也往在詩云鋒
鏑供犁鋤亦此意元注引鑄金人事非也晉陸抗拜司空謂賓客
日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素酒者也況日當今之才以爾為
社石之臣莫傾人棟梁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
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
虞叔於唐李衛公對唐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
推其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揚鑣隨日馭
謂侍肅宗於靈武也折檻出雲臺謂諫房琯事見逐華州司功故
云出雲臺也火九鑽雷三蟄則知子美之客巴蜀凡三年矣望帝
乃蜀帝其魂化為杜鵑父老相傳其言不虛故云傳應實子美居
楚地託言昭王不回之事蛟螭豹虎以喻荊楚盜賊之多自乱離
以來元勳舊德皆擯弃不用而武夫年少多驟遷故子美有得宦

難識燓括易該之語而下文又言差池分組冕合沓起高蒹又言賢非費傅野皆託風濫進者多也漢廷和異或言回紇從兵求賄惡示尚王也晉史折中合言宏琯得罪也覉易象常體言雜羽翦道也宗臣己諱安言宗臣不敢直言也鹽石主彭殷言廣封同姓也凶門轂少推言命將多非其人也子美意欲朝廷禮敬大臣寬大憲網自然朱鳥來黃龍至無使賢人隱遁則天下不紛而自平也隱類鑿顏坏子美自前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洙曰謝玄暉洞房殊未曉 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洙曰一作烏檣。趙曰泊船之處近城日為城[illegible]則隱不照以牆故云避烏檣比公之巧句也[illegible] 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illegible]鄭曰殷瑄之泛夜聞江風清冷[illegible]歎熱曰漢夷借我一夕之涼。趙曰當暑雨之際留住蒸濕而得江風借之以夕涼也 行雲星隱見，鄭曰見賢遍反。趙曰雲不合則星隱雲過則星見也 疊浪月光芒。洙曰宋玉朝為行雲。趙曰前浪後浪月光皆照也 螢鑒緣帷徹，趙曰螢光可以照物故曰螢鑒 蛛絲罥鬢長。鄭曰罥音畎泰伯曰罥鬢猶掛鬢也 哀箏猶凭

几鄭曰凭皮孕切鳴笛竟霑裳趙曰初聞哀笳猶忍淚凭几聽之而已至聞鳴笛則情不禁矣於是乎淚竟霑裳也倚著如秦贅鄭曰贅之芮切。洙曰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言其不出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娉財以身為質也。君平曰子美寓他郷如贅婿然過逢類楚狂洙曰楚狂接輿氣衝看劍匣洙曰任彦升劍氣淩雲又張華見劍氣衝牛斗穎脫撫錐囊洙曰平原君傳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蘇曰姚怡于云隴右兵戈瘡痍未艾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場趙曰當時清則以武畧疑而不用及世乱則文場跼而不展矣餘力浮于海洙曰詩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端憂問彼蒼洙曰見賦端憂多暇白注詩彼蒼者天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蘇曰辛受老年百事俱廢无心繫念唯故国舊安耿耿難忘。趙曰言百年之內任從事緒之多而唯有懷舊不能已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

軒轅休製律洙曰甫自注云伏羲造琴神農作琴舜彈五弦專擊歌南風之篇矣史記黃帝名曰軒轅前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有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虞舜罷彈琴洙曰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尚錯雄鳴管趙曰前所謂十二筩用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也猶傷半死心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冬則風雪之所激○趙曰此因風疾而上數句所以戲為怨恨風求之語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洙曰范蔚宗開道雖已積年力互頹隕陸士衡前路既已多後除隨年侵○趙曰言只造琴律之聖賢其名已古遠矣舟泊常依震洙曰震東方也有震澤湖平早見參洙曰早一作半參參曉星出鮑照號星正參落如聞馬融笛洙曰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序云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若倚仲宣襟洙曰王粲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今兩句言風來用也如吹笛之所召倚樓之所逢也故國悲寒望洙曰顏延年自從顧將之極望梁陳分故国多喬大空城凝寒

雲○趙曰故國長安此悲當甚望之中

群雲慘歲陰 朱曰謝惠連雪賦曰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趙曰歲寒謂歲晚也

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 蘇曰顧愷洞庭賦岸表幾疊青岑高○趙曰楚詞曰江水湛湛兮上有楓楚岸多楓故曰楓岸

鬱鬱冬炎瘴 朱曰張平子四愁詩鬱鬱不得志魏文帝鬱鬱鬱多愁思

濛濛雨滯淫 朱曰東山零雨其濛勃海方淫滯

鼓迎非祭鬼 朱曰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趙曰楚俗好巫祀

彈落似鴞禽 朱曰賈誼鵩賦云鵩鳥似鴞○鮑曰莊子見彈而求鴞炙

興盡纔無悶 朱曰王子猷興盡而返易遯世而無悶也

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自蕭森 朱曰月一作正張景陽詩臺無人迹荒林鬱蕭森

疑惑尊中弩 修可曰抱朴子曰予祖郴為汲令注風俗通作汲令應郴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郴知之延宣於舊廳置酒具見如初因謂宣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此與樂廣傳蛇影事人相類特弓與弩異耳

淹留冠上簪 朱曰移文借問投簪逸海岸況休文待此未抽簪○趙曰冠簪君大夫之禮也致仕閑散者謂之投簪今云淹留冠上簪則公以借未能遂棄冠冕也

牽裾驚魏帝 朱曰辛毗諫帝帝怒起引帝裾○趙曰言吾左

拾遺時諫房琯不宜廢而肅宗怒之也 投閣爲劉歆 洙曰見子雲識字終投閣注○趙曰揚子雲校書天
祿閣上以劉歆嘗問奇字而歆以言祥得罪有司誅以連子雲
子雲爲投閣今之爲劉歆則又言琯既貶邠州刺史而公出爲華
州司功也 狂走終奚適 洙曰吾捨曾奚適○蘇曰王修曰吾狂坐
走諸侯門終身必竟奚適乃束書隱三茅
山 微才謝所欽 洙曰陸士衡瘞寐辭安豫顯言恩所欽 吾安藜不糝 洙曰孔子
藜羹不糝 汝貴玉爲琛 趙曰女古汝字言湖南親友也貴
王爲琛琛者寶也詩云來獻其琛 烏几
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蘇曰賈虞右公以讀書常披一衲衣每寸
數百針里人哭服○趙曰烏皮几出謝
衣即衣如縣鶉之謂 哀傷同庾信 洙曰庾信作哀江南 述作異陳琳 趙曰陳琳健於章表曹參
見其撤而頭風愈今公自謙以爲述作不能似之 十暑岷山葛 洙曰葛蜀布也十暑者不易言其貧也 三
霜楚戶砧 洙曰三霜指居楚三易星霜 叨陪錦帳坐 洙曰郎官有錦帳見漢百官志○趙曰公
爲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也郎官賜錦帳綾被 久放白頭吟 趙曰止以老而吟詠耳白頭吟本是卓文君以相如
晚年置妾而作今公借用之也 反樸時難遇 洙曰老子還淳反樸 忘機陸易沉 趙曰

史記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文選道勝貴陸沉注無水而沉謂之陸沉鷦過數粒食洙曰
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得近四知金洙曰漢書王密懷金遺揚震日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
子知我知是四知遂不受密慚而退春草封歸恨洙曰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源
花費獨尋洙曰見上欲問桃源陌注轉蓬憂悄悄洙曰見生涯轉蓬注栢州詩憂心悄悄
行樂病涔涔洙曰鮑明遠有行樂至城東橋詩王昭有疾服藥行以宣導之漢霍光夫人顯謀毒許后后免身
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飲之有頃涔涔也藥中得無毒乎對曰無遂加煩懣而崩瘞夭追潘岳洙曰潘岳
有悼亡詩懷舊賦寡婦二賦○趙曰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潘岳西征賦曰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持危
覓鄧林洙曰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列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
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蹉跎翻學步洙曰阮籍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趙曰公自傷其方隨流俗也感激在知
音趙曰公自傷其無識之者也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身不復鼓却假蘇張舌洙曰蘇張蘇秦張儀也

高談周宋鐔洙曰莊子說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石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

納流迷浩汗洙曰海賊騰湧浩汗。蘇曰孔融子不足矣東海納萬流浩汗不溢不驚君子之量當亦如此

峻址得嶔崟城府開清旭蘇曰言諸公在幕府也。

松筠起碧潯趙曰公自言其用之所在潯韻書云旁深也

披顏爭倩倩趙曰言住波承諸公之顏爭爲倩倩以相待詩云巧笑倩兮

逸足競駸駸洙曰詩載驟駸駸。趙曰以駸馬比諸公也

朗鑒存愚直趙曰愚直公自謂也則鑒則所以望諸公也

皇天實照臨洙曰左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公孫仍恃險洙曰後漢公孫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豆志蜀都賦長城結險吞若巨防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險非事而自王左傳先王不恃險與焉

侯景未生擒洙曰侯景陷臺城者

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十二真君傳許真君弟子施岑遷豕中其股遂奔入豫章城西門外樸泉井中真君尋井脉追之直至長沙。趙曰蘇氏演義小說載金陵記曰南詩史此於傳舍飲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去謂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於此井遂爲昔時剉即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

曰千里井不瀉剉薛夢符引許眞君事非千里井也**問俗九州箴**洙曰揚雄傳贊曰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皆於曰九州之箴**戰血流依舊**洙曰見邊城流血成海水注**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洙曰後漢方術傳注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傳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也以爲尸解得仙**許靖力還任**洙曰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排擯不得齒敘也。趙曰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可謂徧矣如靖之力還可勝任此公言南征而避難**家事丹砂訣**洙曰葛洪爲句漏令求丹砂**無成涕作霖**洙曰甫注

云伏羲退琴神農氏作琴舜彈五絃琴歌南風之篇有矣。師曰抱朴子曰予祖琳爲汲令注風俗通作汲令應郴以夏至日詣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郴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其見如初因謂宣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此乃樂廣蛇影事大相類特弓與弩異耳莊子載孔子之言曰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文選詩道勝貴陸沉注無水而沉謂之陸沉史記武帝時齊人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當岳傷弱子亨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不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故岳西征賦云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

之是也按前漢書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定令令秩
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
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肯去子美是詩首句云昔在嚴公幕俱爲
蜀使臣及有墳蒙金石食恩之語元注云嚴公沒後老母在堂使
君溫凊之問甘肥之礼名數若己之閫庭烏太夫人傾逝又撫孤
之情不減骨肉以是效之足以見蕭使君如任安之事衛青有終
始之義元注引與司馬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非是律所以調八
風舜琴亦歌南風阜財解慍今風疾足見時律不調故曰尚錯鳩
鳴管如聞馬融笛言嚴武死也若倚仲宣樓言子美無所依也鼓
迎非祭鬼巴蜀多淫祀如事烏鬼之類昔賈誼困於長沙忌鵩鳥
今子美亦然故云彈落以鷄禽屍或搏中弩言久病也淹留冠上
簪言不用也牽裾驚魏帝諫房琯事也子美爲房琯得罪亦若子
雲投閣爲劉棻故也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既而棻得罪事連雄
使者收雄雄遂投閣今作劉歆未知所以謝所欽言諸公禮待也
十暑岷山葛言十年在蜀三霜楚戶砧言三年在楚反朴時難遇
言不見治平也雁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言諸公餽食賜金也春
草封歸恨言不得歸鄉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亂也壓天追潘岳
悼嚴武之亡也持危覓鄧林言武之死朝廷失大材也子美亦失
其故歩而感歎在於諸公之知已葛洪尸定解以喻武之化去武
以金石得病而殂故云巢許山林志子美自謂隱晦而以樂龍謝
蕭使君、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魯鈍仍多病洙曰語參也魯○蘇曰鄭玄魯鈍多病近稍倦書逢迎遠復迷耳聾
須畫字蘇曰王笠不仕佯狂詐聾每說話即畫字後隱嵩山隋文累詔不起髮短不勝篦澤
國雖勤雨修可曰穀梁傳正月不雨言不雨者勤雨也注思雨之勤炎天竟淺泥小江
還積浪趙曰江雖小而積浪則以炎天水漲也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
趙曰繫纜之長堤也下句言長安不可得歸耳○俯曰子美北人未得歸鄉故云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
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洙曰古詩烈士暮年又遺我一書
札盤飧詎糝藜洙曰孔子陳蔡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我行何到此物理
直難齊洙曰莊子齊物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洙曰張景陽此郭非吾城
入聞鞞鼓声○定功曰礼記鼓鼙之声讙風號聞虎豹洙曰蕪城賦風嗥雨嘯又苦寒詩虎豹夾路啼水
宿伴鳧鷖洙曰蜀都賦晨鳧旦至候鴈銜蘆盤雲飛水宿哢吭清渠異縣驚虛往洙曰

古樂府它鄉復異縣同人惜解攜洙曰易出門同人蹉跎長汎鷁趙曰鷁大鳥船首畫

之以驚水神○俯展轉屢鳴雞嶷嶷瑚璉器鄭曰嶷魚力

曰汎鷁行舟也切○洙曰子

貢瑚璉器○夢符曰右按世說謝琨問羊孚陰陰桃李蹊洙

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曰

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阮餘波期救涸洙曰僖二十三

籍嘉樹不成蹊東園桃与李年傳其波及晉

國者君之餘也莊子外篇車轍中貫日苦輕齎趙曰言爲客

有鮒魚曰吾得斗升水可以活矣之欠有貫時

日其所輕齎落於杖策門闌邃昱曰一本肩輿羽翮低趙

貿易而罄盡矣杖作支曰

杖策肩輿言自傷甘賤役誰愍彊幽棲蘇曰桓簡失意居

出謁於人矣九華山嘆曰今日

悔迹朝中故人畧巨海能無釣洙曰任公子浮雲亦有梯

無愍強幽棲之心投竿東海

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洙曰魯肅字子

敬家富於財常

散以賑窮乏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盧江周瑜爲居巢長聞之往

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囷各三千斛直指一囷與瑜瑜益奇之乃結

僑札之交○蘇曰自嶷嶷瑚璉器以下敘登橋柱必題洙曰

吳群公能餽其貧故有贈粟囷應指之句成都

記云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管華陽縣。趙曰上數句公之所負如此蓋不以有求於人而遂屈也

丹心老未折 夢弼曰右按文選謝玄暉詩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又古樂府半溪渡曲本則偏伍半一戰殄凶渠制賜文星飾驛報紫泥書入營陳御盞還家乘紫車皇因空巳重丹心悵不終渡瀘且不畏麥溪嗟有餘

時訪武陵溪 洙曰別賦心折骨驚武陵溪秦人避亂之處

官定後戲贈 鮑曰天寶十三年公年四十三在京師明皇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獻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爲希烈刻忌權河西尉不拜改衛率府參軍

不作西河尉。凄涼為折腰。 洙曰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洙曰老夫自言也謂州縣有趨走之勞故怕率府閑曹得自肆而已。趙曰初授西河尉卒不行更授率府兵曹。師曰甫自言怕州縣之職趨走勞頓不若帥府閑曹得以自肆也

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 蘇曰崔獬狂歌痛飲託聖朝之至化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 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
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
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洙曰公昔有賊中間道歸行在。
趙曰言其逃賊欲之行在是爲歸
順在金光門道出故曰昔歸順也
言當歸順時正値胡在西郊尔
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洙曰言屢艱危膽破魂
飛也宋玉有招魂文
近得歸京邑。洙曰得一作侍
移官豈至尊。洙曰豈一作遠言移外官非天子意也。趙曰言得返長
安爲拾遺而遽移華州本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貽伊戚耳
蓋公以論房琯有才不
宜廢免坐此而貶也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趙曰
使千
門萬戶之語也言望於宮禁傍徨不忍去也○師曰甫陷祿山軍
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故云歸順後論房琯事移華州司功非出天
子之意蓋讒邪毀傷之也漢武帝宮中爲千
門萬戶之遊駐馬望千門蓋戀君不忍去也

寓目 趙曰左傳楚子玉之
語曰得臣與寓目焉

一縣蒲萄熟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秋山苜蓿多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宛將種歸中國。沈曰神農本草云苜蓿味苦平無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陶隱居云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甚重南人不食以其無味故也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洙曰輕一作摇。趙曰烽燧一物二名燃火曰烽舉炬曰燧胡兒制駱駝洙曰制一作製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新添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趙曰讀書之際聞已收薊北得妻子有長聚之慶所以漫卷之而喜欲至於狂也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余曰田園在東京

空囊

翠柏苦猶食修可曰楚辭云山中人兮採杜若飲泉石兮飯松栢又列仙傳云仙人偓佺食松栢之實晨霞朝可飡田曰楚辭云飡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食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没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人半氣也夏食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華陽真妣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之法未聞食霞之法也○蘇曰陶弘景飡霞吞氣吾不知也豈邊清泉翠栢亦可濟飢吾豈能著脚踏是非場中○趙曰楚辭云漱正陽而發食朝霞注陽陵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日始出赤氣也○師曰謂欲飡霞食栢高遁于世世人共鹵莽

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洙曰推蘇不爨清談而已○趙曰以不爨故不及井而井晨凍矣無衣牀夜寒洙曰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蘇曰晉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澁○趙曰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也○師曰甫嘗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少味者正羞澁之謂也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蘇曰古出塞云寒城菊自花蹟野木脱尽子美全用深有包畜

不脱冬言无歲寒之志亦清專也菊自花不必澆培乃君子以道自營也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趙曰以其无枝可棲故啼之多尓

遣意二首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洙曰見登白馬潭注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洙曰橙香橙也柑屬○老舒曰右按世說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醸黍為酒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洙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謂息交以絕游○程曰息交絕遊不好聲名故耳簷影微微落宋曰微微落言月斜故簷影落水而斜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聚圓沙洙曰圓一作寒雲掩初弦月趙曰庾肩吾七夕詩初弦值早秋香傳小樹花趙曰梁王訓詠舞詩衣香千里傳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

賒洙曰夜一作也○蘇曰馬遵好飲夜聞鄰家有酒使童兒去賒鄰家以雙餅贈之舉欣爲曰非老好飲喜稚子能賒○師曰稚子甫之宗文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師曰皆得其勢也飄颻搏擊便鄭曰搏徒官切容易往來遊趙曰搏擊謂鷙鳥也往來遊言白鷗也白鷗往來不知鷙鳥之將搏擊此可爲寒心矣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師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露犯之則濡蛛絲易染惹人甫宮拾遺宜若鷙鳥獨立遇事則誅擊菰回時抗疏論房琯反爲小人沾惹以朋黨至於斥逐故有草露多濕蛛絲未收之句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蘇曰蘇均獨立西樓俛仰身世憂患萬端思之一洒使人心折骨驚○趙曰或謂露下衆草則將殺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如人事之好殺宜公有萬端之憂也

遠遊

賤子何人記師曰賤子甫自稱何人記猶言君不録用之也迷方著處家洙曰言所至即安○

注曰迷方則漫行而不知所定止也鮑昭擬古云南國有儒生迷方獨論誤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注曰詩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注曰失喜言出於不自覺

徐步

整履步青蕪注曰履一作屐荒庭日欲晡注曰晡向午也芹泥隨燕觜蘇曰梁王覺爲佞人集權故人懟問指庭下泥笑謂客曰非人當隨燕觜汙君子雖梁盖譏執政非特達賢者大抵晉唐人率多以燕雀指人王覺能詩工部善用補綴之工尤妙耳花蕊上蜂鬚注曰蕊一作粉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注曰賈誼以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注曰潛德於酒也

愁坐 新添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葭萌氏種迴左擔犬戎也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鮑曰唐志葭萌屬利州又詳左擔疑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 洙曰神交作賦客謂宋玉也山濤阮籍爲神交謂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趙曰京洛言長安與洛陽也賦客指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平子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平子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賦客而已非謂宋玉也 力盡望鄉臺 洙曰成都記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僊亭北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倚杖 洙曰鹽亭縣作○趙曰鮑昭有倚杖雞豚之句故公倚以爲題

看花雖郭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驚白浪 洙曰狎一作對白浪一作浪子列子有狎鷗翁言忘杖故物亦不懼○趙曰言可狎之鷗遊泳乎白

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歸鴈喜青天洙曰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淒涼憶

去年

屏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趙曰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

心迹喜雙清蘇曰阮瑀白首杖藜來往於鄉里中風流事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寞。梅曰心迹雙清無塵俗氣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洙曰一作川影

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

不梳頭趙曰晉使嵇康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歸來

客裏有所過洙曰過一作適歸來知路難趙曰此篇叙其久往東劉而歸也門

開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洙曰謝玄暉詩陵澗尋我屋散帙問所知。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唐張裼之少子惑其說乃多書神仙字碎翦置瓶中取壁魚投之冀其必食而不能得遂致心疾餘見酉陽雜俎原化記載何諷事。趙曰壁魚白魚也在文書中爾爾雅所謂蟫白馬是已○洙曰郭璞注衣書中虫今人謂之壁魚洗杓開新醖洙曰剮一作斟低頭拭小盤洙曰一云着小冠憑誰給麴糵洙曰書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趙曰意欲得之以造酒細酌老江干洙曰干涯也。趙曰司空曙詩明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洙曰一作置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趙曰耽作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為詩則謾与而已无復着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鳥无用深愁耳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朱曰見陶謝不枝梧注

撥悶彥輔曰一云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蘇曰退之詩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東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名酒多以春。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朱曰舟師名見上注遙憐汝趙曰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師曰俗謂之翁蓋把柂者捩柂開頭捷有神朱曰開頭一作鴉鏡皆行船貌初行船曰開頭。趙曰捩柂開頭之捷疾捩縛結柂吐邏切巳辦青錢防雇直趙曰川人不以俾折而一色見錢爲青錢當令美味入吾脣朱曰脣一作身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蘇曰郭規久客塞上宜旋歸旆故園桃李想自成蹊鄉親時復入夢興王未息

戈蜀星陰見少趙曰星以陰而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

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趙曰望光弼之俟也弼爲檢校司空幾時通

○開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爲帥

薊北洙曰范陽盧龍等也皆安史巢穴當日報關西洙曰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戀闕

丹心破蘇曰辛丑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

得歸路恐長迷

愁魯曰強戲爲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蘇曰樊林呼喚濃愁酒又古樂府青青河畔草巫洙曰一作春峽冷冷非

世情趙曰水自泛泛不恂世情人自愁寂而惑其泛泛之聲也盤渦鷺浴底心性趙曰郭璞

賦盤渦谷轉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萬國洙曰自安史亂

後天下草草不安者十餘年異域賓客老孤城洙曰公本北人而寓南國故云異域渭水

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洙曰渭水秦山皆關中風物也時方罷弊騷寇所而未可歸故云得見否○師曰王孫不歸來兮萋萋春草碧草奠愁生言起歸心也巫峽之水冷冷不斷世情疎絕非水長流之比也盤渦乃硨碓之水鷺浴自得子美心性亦鷗鷺安閑之比也獨樹花發自分明喻子美不徇乎流俗也渭水秦山乃子美故鄉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定功曰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洙曰王仲宣詩大江流日夜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洙曰地一作外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故號為稍平然狹隘多石○趙曰若盧仝詩低頭雖有地仰面若無人虛白高人靜洙曰莊子謂虛室生白注謂室虛則純白生矣謂人能虛心以避世則純白備於內也故詩言主意高人靜也喧卑俗

衣率 洙曰喧卑嚣雜戶以俗累之牽人者如此 ○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衆之喧卑 他鄉悅遲暮

不敢廢詩篇

客舊館 新添

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秋渚月冥冥

佰所開江通神女館 洙曰見神女峯娟妙注 地

隔 洙曰見日落望鄉臺注 漸惜容顏老 洙曰傷時不可再也 無由弟妹

以道出隔也 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即事 洙曰一云天畔

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 洙曰楚辭雷填填兮雨冥冥 一

滷淫 彦弟妹

物 洙曰一云峽中覽物

遡三輔 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爲趙曰公曾爲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

風**憶在潼關詩興多** 洙曰事見詩年譜○蘇曰王紛曰五六在洛陽詩興甚多今老矣終日思三二字無覓下筆○趙曰公華州所有詩即潼關之詩興矣 **巫峽忽如瞻華岳** 鄭曰華胡化切 **蜀**

江猶似見黃河 趙曰巫峽蜀江則所謂峽中覽物華岳黃河所以言華州也○師曰華岳黃河皆子美故

術公公今客中見巫峽蜀江遂想像有感故曰恍如踏華岳猶似見黃河

舟中得病移衾枕 趙曰言則得病在雲安舟中而移衾枕於客居屋舍之下

洞口經春長薜蘿 洙曰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謌 洙曰難狀形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公曾有南楚詩云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趙曰言幾時離此風土惡之地而去可以回首望之焉曾懷而浩歌也

憶鄭南玭 鄭曰音玭

鄭南伏毒寺 趙曰舊本作毒守難解師氏譫本作毒手無義一本作毒寺却似有義蓋寺名伏毒而在江心故以到江心爲瀟洒也

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 趙曰言泉聲如玉琴之聲也江淹去故鄉賦撫玉琴兮何覩舊所引大非

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illegible]

萬里蒼茫水 洙曰水一作外

龍蛇只自深 趙曰言滄浪水徒爲龍蛇之深藏不以鄭南江心之可到

懷灞上游

悵望東陵道洙曰曹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世謂東陵瓜阮籍詩云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平生灞上遊洙曰灞水也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趙曰所與同遊灞上之人今既離別復誰在乎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洙曰古詩天際識歸舟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洙曰洞庭波兮木葉下永夜攬貂裘洙曰蘇季子不得用而貂裘弊勳業頻看鏡洙曰惜其功名未遂而身老也○修可曰左傳石碏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古人所以惜老人之甚今公所云豈在是乎庾信詠懷詩云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行藏獨倚樓趙曰所以念深矣○余曰冷齋夜話云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此二句是也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余曰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㳟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爲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洙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子方以束帛贖之窮士歸心○趙曰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自比於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惑也

垂白洙曰一云白首

垂白馮唐老洙曰見名懃白首郎注清秋宋玉悲趙曰見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鄭曰難乃旦切無家病不辭趙曰公攜妻孥入蜀而今句云無家豈專以故鄉爲家者乎甘從千日醉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玄石飲之千日乃醒○師曰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姓劉名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

千日酒而忘誥數日尚醉家人不知以爲死斂葬之酒家忽悟告之發塚乃醒未許七哀詩洙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作○師曰曹子建等七哀詩云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見聞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子建爲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仲宣則哀漢室之亂孟陽則前哀人事之遷變後哀王室之漸亂故其題皆曰七哀也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趙曰言爲客於外年老而不敢待雖童稚亦狎熟況其猜忌爲害乃所以全生也衣裳垂素髮洙曰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門巷落丹楓洙曰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洙曰四皓也見羽翼恩商老注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洙曰唐寧王有煖玉鞍又有煖玉盃以爲身不暖而自熱○趙曰燕玉婦人也古詩云燕趙

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媛
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煖也 **充饑憶楚萍** 沬曰家語楚昭王渡江有
一物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曰此何物也可剖而食之吾
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 **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沬曰晉劉疇避亂爲賈胡所
害疇援笳而吹之作出塞之聲以動其歸思群
胡皆啼哭而去

白狗斜臨北 田曰水經注秭歸白狗峽蜀江中流兩面如削
絕壁之際隱出白石如狗形狀具足故以名焉 **黃
牛更在東** 沬曰黃牛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周回五十里高三十
一里盛弘之荊州記曰黃牛山有重嶺疊起此最大
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其狀分明此崖加之江
湍迂回行經信宿猶尚望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一朝
一暮黃牛如故今黃牛峽山下有廟曰洛川王土人云黃牛神也
東坡有碟載歐陽文忠公事云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
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余同舟泝江入廟中拜謁
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上
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
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
州通判已而予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
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

下而門外鑿石為馬鼓之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張無盡天覺讀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董衆呂石百千萬億劒戟牙齒磥硌江則雄激波濤險不可測處發舟人變怖失色封牲釃酒千晝朝食

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夢符曰右較莊子子貢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亦知行不遠，苦恨耳多聾。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洙曰渭水入于河故背渭而東還帝都西都賦帶以黃河涇渭之川終南在日邊。洙曰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西都賦表以大華終南之山是也趙曰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又八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則渭水終南者長安也日邊言帝都

膽銷豺虎窟，洙曰南都賦豺虎肆虐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趙曰凡仕有官者必早起起晚矣可堪從事乎行遲更覺仙。趙曰仙者身輕步疾老而行遲矣殆更覺為仙乎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趙曰衰其衰者而求憐於昔中丞也

東屯北俺 鄭曰俺於驗反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 洙曰三終不逢人 洙曰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无人征夫行而未息 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有歎 魯曰傳蜀官軍自圍普還

壯心久零落 趙曰魏武帝樂府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白首寄人間 蘇曰梁鴻曰白首循寄人間萍迹可嘆 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 趙曰公有所嘆也 窮猿號雨雪 洙曰晉書云窮猿奔林 老馬望關山 洙曰管子曰老馬之智可用也 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洙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趙曰追念祖宗之盛時也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 趙曰此夔州詩而言三蜀百蠻盖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上廣

言之也 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 鄭曰隱去聲 猨捷長難見

洙曰淮南子置猨檻中非不巧捷南都賦猿穴鷺希而競捷 鷗輕故不還 洙曰南越志勃海中有鷗隨潮上下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獨坐

悲愁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 洙曰謝惠連詩蕭條洲渚際謝靈運詩斂曲洲諸言 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謝 洙曰服一作根 朱紱負平生 洙曰易朱紱方來。趙曰公已賜緋矣負平生言无所用於時也 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 師曰黃昏鳥猶所歸子美以久客他鄉曾歸鳥之不如矣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 趙曰白帝城也易云重門擊柝矣云云啼則樂府有烏夜啼之曲也。修可曰琴曲有烏夜啼吳兢古樂府解題云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造也 客子入門

月皎皎洙曰詩月出皎兮皎皎河漢○蘇曰萬周亂後還松江入門長吁愁覩中庭皎皎月色幾死生意彷徨徹曙

誰家擣練風淒淒洙曰詩風雨淒淒南度桂水闕舟楫師曰恨无

蜀川之才也北歸秦川多鼓鞞洙曰秦一作洛○趙曰時吐蕃之火未息也○師曰言京師尚屯兵以防守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鄭曰俳音排

異俗可吁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鄭曰養去聲○薛曰右校沈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人捕魚此說非也楚人信巫以為烏鬼耳○田曰元稹詩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此在元稹長慶小集所謂注則稹有注也○蔡曰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或言居人祖宅十百為曹設牲酒於田間衆操兵杖群噪而祭烏蠻鬼言烏蠻戰死者多與人為厲歲以此禳之○余曰吟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頻頻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以烏鬼為鸕鷀也○師曰按沈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

之捕魚。此說非也。楚人信巫，以烏為鬼耳。元稹詩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賽符之說。是養，當讀為供養之養。

頓頓食黃魚 鮑曰：按爾雅注，鱣大魚，似鱘而短，口在頷下，邪行无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故公詩云：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豈有如此大魚，可以鸕鷀為捕者？則知烏鬼乃烏蠻鬼耳。

舊識難為態 新知已暗疎 洙曰：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

治生且耕鑿 只有不關渠 洙曰：峽俗養烏頭鬼祭之，似人。○趙曰：交態之態也。雖与之態，則其人之薄矣。楚辭曰：樂莫樂於新相知。而至於已暗疎，則其人之薄又可知，故下句欲耕鑿不復与薄俗相關。

西歷青羌坂 鄭曰：水經注：江水逕巫峽，過青羌山坂。

南留白帝城 於菟侵客恨 鄭曰：菟同都反，虎名。○洙曰：一作穀，於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粔籹作人情 蒼頡曰：宋玉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此二注粔籹，故以蜜和米麪，煎作之。粔，奇呂切。籹音女。○蘇曰：張黔送友人粔籹餳糤。粔籹，今糖餅。蜀人呼為粔籹。○鄭曰：粔，其呂切。籹，尼呂切。膏環也。

瓦卜傳神

語。洙曰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謂之瓦卜。勞祚曰近右按元微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

畬田費火聲。洙曰一作斲火耕水耨史記食貨傳載。田曰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所畬其刀以木為柄刃向曲謂之畬刀劉禹錫畬田行何處好畬田子美夔府詠懷又云燒畬度地偏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洙曰公須歲自秦州從同谷縣出游蜀留滯巫山。趙曰言風俗處處不同孰是孰非為有定乎但付之一睡而已

遣憂 新添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遣悶呈路十九曹長 新添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杯寛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長吟 新添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已撥形骸累眞爲爛熳深賦詩歌句穩不免自長吟

洙曰詳此詩當爲在草堂時作

樓上 新添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疾病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韓曰麟鳳治世之祥亂世誰識此物喻王倚生非其時世人莫識之）煎膠續絃奇自見（蔡謂曰右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煑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續絃膠一名連金泥此物能連屬弓弩斷絃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繫之處乃斷續處不復斷也）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洙曰語在陳絕粮○蘇曰王子淵曰吾安[illegible]道[illegible]凍餒亦不足爲恥今本中作陳餒尤爲[illegible]者亦無高見隨而跡之真可笑也今改正爲與李方叔）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鄭曰丁尼反皮厚也）肉黃皮皺命如綫（鄭曰與線同）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練（蘇曰土酥即今之蘆菔也其種蘭皐金城尤佳魏夫人帖云膾土酥如練素人呼爲地酥）

（能解麪毒）兼求富豪（洙曰一作畜豪一作畜豕）且割鮮（洙曰西都賦割鮮野食。趙曰金城秦地也有兕金城自能為酥其名土酥老杜身在秦州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且求畜豕而割鮮焉非肴饌之美而何。魯曰畜豕一作畜豪非是）密沽斗酒諧終宴（師曰言禮意無盡也）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漩老馬為駒揔不虛（洙曰詩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注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也）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師曰甫傷年老時輩所忽故云當時得意況深眷。盡識時輩雖見眷遇于君不必他日至若甫之困躓也既傷交態刻薄末章遂美王生事與長相見也）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蘇曰卜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尔思以恢弘仲尼之道賢大夫宜如何）罷酒酣歌拓金戟（鄭曰拓音託梅曰拓持也）騎馬忽憶少年時

蘇曰許諸騎馬過新豐渓下不止客問其故諸曰憶少年時於矢躍馬跡戲至此回首五十年事不覺淚下○趙曰阮籍詩憶昔少年時

散蹄迸落瞿塘石禹偁曰瞿塘峽名時甫在夔故言及此白帝城門水

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洙曰粉堞城堞也以堊土塗之故曰粉堞韁馬韁以紫絲為之故曰紫韁○禹偁曰電轉言其疾也

東得平岡出天壁鄭曰逢原曰言山立與天齊高也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嚲子可切○逢原曰嚲鞚謂俯勒其馬也

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洙曰自恃少年自能騎射也○趙曰言人雖以我皓首為驚而自謂其年少時能騎射今亦尚能也

安知決臆追風足洙曰決臆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風也○趙曰追風太宗十驥之名

朱汗驂驔猶噴玉趙曰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傳王東遊于黃澤時人語曰黃之澤其馬歕玉

不虞一蹶終損傷洙曰不虞非出於虞度以馬之蹶不可預度

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趙曰

詩用枕粱若錦衾亂芳而摘用之熟矣張茂先云頌似每有餘朋知來問腆我顏洙曰腆厚也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時趙曰汝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初筵哀絲動豪竹琪曰大管也共指西日不相貸琪曰共指西日不相貸言欲暮須煸飲不相假借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洙曰嵇康莊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耳聾

生年鶡冠子黄曰袁淑真隱傳曰鶡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敝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諼嘗師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遂絕之鶡者勇雉也歎世鹿皮翁洙曰見遣典但訶鹿皮翁注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曉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師曰鶡冠子隱人也常居深山耳聾謂雅

也注謂甑已一死乃上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是詩所謂鶡冠非武士所冠蓋名同而實異耳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

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洙曰見君因請亦嘗注○趙曰漢官儀尚書令漢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為尚書工部郎故感而有是句猶作一飄蓬洙曰見上注

懷古

古詩十二首　律詩五首

述古三首彥輔曰此詩傷賢者不得志也

赤驥頓長纓洙曰列子周穆王右驂赤驥左白䒾周流八極万里一息非無萬里姿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

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趙曰朝陟遙切○此與曰劉公幹鳳凰集

苛嵗徘徊孤竹根於心不肯猒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若寄曰右按劉公幹魯都者馘曰竹楨山陵根弥坂蔵蒙書含霜不踰其色界實離離鳳凰叹食○趙曰莊子鵷雛非練實不食郭象注云練實竹實也

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洙曰大臣以道事君可則進否則奉身以退退一作用○師曰昔良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非竹實不食驥有万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期之瑞竹花不實則必困於飢餒譬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 洙曰易曰日中為市 於利競錐刀 洙曰江文通云競錐刀之利 置膏烈火上 洙曰左氏傳如致脂膏於烈火之上轉增熾今王會諸侯亦然○趙曰市人之爭利如膏火之自煎爾莊子曰膏以明自煎 哀哀自煎熬 洙曰莊子膏火自煎也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 蘇曰王浚毋家每春暮蓬蒿高生居人鉏手除薙之 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 洙曰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耕而孰耰之，其禾繁以滋于終年飫饜。○趙曰：張衡西京賦云：商賈坐販，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邪為也。皆為之事，自餘贏豐饒足恃也。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昧曰：文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謝曰：商君名鞅，相秦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後戮商君之家也。○蘇曰：秦法如牛毛，而公孫鞅去。○趙曰：東坡先生云：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此詩言舜舉十六相與秦任法之事，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師曰：錐刀利之微細也。易曰：日中為市。古者敦本而抑末，市人競錐刀之利，喧喧不息，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玄宗之時，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剝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亂者也。為稷契者，而有天下，則務農重穀，國家之本。是以舉十六相，惟急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民安其業，身尊而道高。終身無為之治。彼始皇任商鞅，壞井田之制，頭會箕斂，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安能禁人之不為亂乎。是以陳勝一起，天下應之如影響。肅宗中興，故用意欲敦本輕徭薄賦，此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

昧曰：光武也。

祚永固有開。

昧曰：禮有開必先。

豈惟高

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吾意寇鄧勳（洙曰寇恂鄧禹）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趙曰班固之傳蕭曹云漢之宗臣是謂相國今公許於耿賈亦云）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洙曰漢祚終四百故范蔚宗獻帝贊曰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圖畫在雲臺（洙曰雲臺圖功臣像○蘇曰崔駰君不見耿賈輩扶顛起小漢道中興圖形雲臺照耀万世○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以先漢自高祖開基至元始年間衰弱王莽篡國光武中興使國祚再永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賛之功光武中興之且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與光武尚伴天下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盖得馭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多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雲臺殆非韓彭葅醢殺戮之比也肅宗中興長亦光武之倫柰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洙曰易龍蛇之蟄以存神）老鶴萬里心（洙曰舞鶴賦結長悲於萬里）昔

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洙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嵇康不得死（洙曰一云且不死江淹恨賦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孔明有知音（曾曰徐庶薦孔明）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洙曰古詩鬱鬱澗底松）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洙曰傷有材而不見用。師曰龍雖蟄於冬至春則賴以亦霖雨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心在萬里杰已老何喻嵇康曰暮途窮左右無一言之援是以終死獄中夫昔嵇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幸不幸耶）

昔者龐德公（洙曰者一作在）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洙曰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南郡襄陽人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豈無濟時策（洙曰一作術）終竟畏羅罟（彥輔曰一作終歲畏罪苦）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曰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所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

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山採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祠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蘇曰墨子未以達吾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趙曰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論陶也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語矣如楚調之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顏淵稱爲仁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頗恨枯槁乎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蘇曰党盟吾雖有三子賢不肖在渠非輩老夫一日合眼子等榮賤任其事業非干吾事何其掛懷抱立之曰山公書淵明文有與五子疏又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又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所謂癡兒前不得說夢也○黃曰子美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詬病以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寄此詩於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亦以爲譏淵明非也

賀公雅吳語詠曰賀知章○蘇曰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
皆起歸思○大臨曰世說王眞見王丞相以腹
熨彈棊局曰何乃淘注云吳人以冷為淘處能及劉既出人問見
公主云何劉曰未見也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曰眞長
云丞相何奇止能
作吳語及細唾也在位常清狂詠曰武五子傳清狂不惠几
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又不
任以任眞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
徐而心不惠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
鄉蒼寄曰右按禮記郊特牲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蘇
日賈亮疏乞骸骨漢文不允三上不答乃棄官隱中條爽
氣不可致詠曰王徽之字子猷桓公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
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耳斯人今則亡魯曰頌淵
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
淒涼詠曰知章事明皇為秘書監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
晚節尤誕放天寶初夢遊帝居及寤遂請為道士歸鄉里
以宅為千秋觀表求周宮湖數
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一曲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修可曰短一作裋見北征詩注
陸士衡送子長夜臺王仲宣長
夜何冥冥○趙曰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
題扇曰去白日之昭昭即長夜之悠悠賦詩何必多往往

凌鮑謝魯曰鮑照謝朓○蘇曰江淹詞采歲鮑照謝靈運筆跡踵二王史柄云足下新詩往往氣凌鮑謝○趙曰往往著忽如此也應據百一詩云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與靈運清江空舊魚補曰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鯿今言清江之內空有舊魚而人不見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蘇曰梁暄不歸弟景毋見東南白雲即云望隊然久之令人幾悲吒鄭曰吵舊切正作咤○修可曰郭璞游仙詩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趙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思而不見故望雲而起悲吒耳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洙曰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先乘萬騎上北芒○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即位靈武而朔方在靈州之睢則車駕所巡矣陰山驕子汗血馬洙曰史胡者天之驕子大宛有汗血馬侯應之北邊塞陰山在遼東外東西千餘里○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至德二載廣平王俶為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長驅東胡胡走藏趙曰東胡指言安慶緒也時廣平王之兵戰于澧水而慶緒敗走鄴城反覆不

廷怪趙曰慶緒河北明年乾元元年蔡希德等復會安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鄴城即相州也此所謂鄴城反覆指言慶緒明矣舊注偽蔡云胡走藏者祿山也鄴中反覆者思明未服也然不知當同紀助順之時祿山只為慶緒所殺而已非祿山也

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蘇曰梁到曰寰劉氏紀綱者數小兒也今用權勢者乃匹夫耳○趙曰東坡先生詩話右曰關中小兒亂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舊注至謂關中小兒為越王係欲奪嫡言上為忙者以代宗畏后皆非也自有東坡成說正其謬按張后能牢寵干豫政事後與李輔國謀誅上皇及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

至令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鄭曰思息吏切○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

我昔近侍叨奉引洙曰往在詩云我昔忝近侍時代宗享郊廟也此詩亦言代宗時事而云我昔近侍切奉引然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官也

出兵整肅不可當洙曰出兵一云兵出○趙曰奉引供奉之事也舊注謂奉引事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何官是何等語也○田曰引唐六典補闕拾遺武后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子美至德二年肅宗授左拾遺明年收京邑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邑從也

為留猛士守未央蘇曰謂郭子儀奪兵

柄入宿衛也致使岐雍防西羌鄭曰雍於用反犬戎直來坐御牀

百官跣足隨天王洙曰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陜○趙曰守末史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

有天下功覬為誣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願見北地傅介子洙曰傳介

子北地人也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老儒不用尚書郎洙曰

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鄭曰甫用嘗為工部尚書郎中犬戎之難甫欲得將如傅介子以討平之而甫文士年已衰老

想不為朝廷用所謂儒冠多誤身者此也

憶昔開元全盛日修可曰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小邑猶藏萬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洙曰開元間承平日久四郊無

虞居人滿野桑麻如織雞犬之音相聞○蘇曰段勝倉君廩豐盈民亦富畜公私通容頁舉大事九州道路無

豺虎洙曰時開遠門外西行亘地里萬餘路不拾遺行者不齎糧丁壯之人不識兵革人情欣然咸慰封禪之事○蘇曰工部詩

從請九州牧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洙曰言道路無阻隔所至皆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按

晉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爲首齊紈魯縞車班班洙曰齊紈魯縞世稱奇者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桓帝初京師童謡曰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萇詩曰右挾前漢志齊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

師古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也紈素也○饒曰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男耕女桑不相失

洙曰揚子男子畝婦人桑○梅曰言民不失其業也宮中聖人奏雲門洙曰周禮大司樂歌大呂

舞雲門以祀天神天下朋友皆膠漆洙曰後漢陳重雷義爲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劉孝

標絶交論道協膠漆○歐曰以信義和交接也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

何律洙曰揚雄解嘲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豈聞

一絹直萬錢蘇曰司平元年絹每端直八千至開元子美言万錢其凶荒不言何知有田種穀

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洙曰安史之乱民困於役而不得耕桑長安宮殿九廟焚燒畧

尽宗廟新除狐兔穴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蘇

曰郭左近除宮室蛇荆棘狐狸窟穴尚未掃除傷心不忍問耆舊蘇曰劉琨重過故鄉井邑丘墟

田園荒廢雖馬傷心之久不復更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

能洙曰劉公幹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返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

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洙曰長一作身宣王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之業周道復興○師曰百餘

年間未災變謂祿山未反叔孫通爲高祖制禮蕭何定律令當是

時禮樂律令修明開元之治幾於三代及罷九齡相李林甫生事

遠夷中國消耗祿山一叛舉前日禮樂法律地壞而棄之玄宗於

是時雖欲奏雲門於宮中豈可得哉林甫固忠祿山之徒平昔相

游從一旦反目操戈相逐雖欲如向者膠漆之堅豈可得哉太宗

時米斗三錢布帛稱是玄宗承富實之餘業物價極賤兵興以來

一絹直万錢前日種穀之地今鞠而爲戰塲東都宮殿盡煨燼宗

廟失守狐兎成群令人傷心痛者不忍道及亂離時事甫自顧魯

鈍无能叨蒙工部祿秩足認朝廷不即棄擲唯以周宣中興之功

仰望其君灑淚江漢之上惓惓朝廷无復一預朝會衰疾日長老

死而後已未嘗一言話之間少忘其君足

見甫之忠勤詩人无能及之盖謂是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彥輔曰拾遺唐陳子昂也少讀書於金華山○程曰子昂梓州射洪人射洪在州東南六十里子昂未達時在金華山讀

書有書堂尚存甫遊金華因得子昂書堂遂有此作

涪右衆山內鄭曰涪扶鳩切涪水出徼外南入漢金華紫崔嵬洙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陸士衡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上有蔚藍天鄭曰蔚紆勿切○師曰金華神仙有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云垂光抱瓊臺洙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趙曰蔚藍則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挼藍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沐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皆蔚藍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回洙曰陸士衡杖策將尋遠○趙曰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四顧俯層巔修可曰謝靈運築臺基層巔澹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洙曰曹植遠遊詩曰靈鰲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洙曰古詩浩歌正激烈唐書陳子昂梓州射洪人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八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後詣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文詞宏麗甚為當時所重新

言子昂有所論著當時以為法及載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而
子昂勸后興明堂太學而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主故卒為
訕侮而不用也○師曰子昂遭時無明聖之君故
其才不得展甫傷之故云云雖傷子昂亦自傷也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蘇曰鄴鑒脩椽大屋貯青眉粉質悠揚荒山
日慘淡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洙曰按子昂勸后興明堂
太學及條上利便二事莫非賢聖之先務具載新書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趙曰子昂
初為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必為天下文宗故公此篇言
江左之詩至子昂而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也黔神文云哲匠感
蕭辰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蘇曰郭沔曰男兒烏能久
生一死足矣若輩不見鼂錯紀信名如日月懸此詎可掩藏吾要
明身後名非苟富貴之貨也陳後主壯之○趙曰使苟子貴名起
於日月○師曰拾遺諫官也子昂嘗為拾遺爵位雖卑不足傷編
後世所貴於子昂者以能諫武后為王者之事如興明堂崇太學
皆聖賢之急務況又作感遇詩三十章其才可繼離騷大小二雅
雖當時哲匠善為詩者莫與之比肩子昂生於揚雄司馬相如之

後時雖不同其名與日月爭輝固不減於二
子二子亦蜀人故甫言及之子昂平昔與
同遊英俊人多
秉輔佐權洙曰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
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善
彥昭超玉價洙曰
超一作趙○趙曰趙彥昭以權幸進
然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價言之
郭振起通泉洙曰郭元
振舉進士
授通泉尉後封代國公餘見後過郭代公故宅○趙曰元
振則自通泉而往先天二年定策誅竇懷貞等皆處相位
到今
素壁滑洙曰湛方生
曰素壁流光
灑翰銀鈎連洙曰銀鈎字勢也索靖
書勢曰婉若銀鈎漂若
驚
鴻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
編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行于代○趙
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已曰金鼎合還
丹等篇是也○師曰時同遊之士多秉輔佐之權獨子昂官不甚
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公墨迹存焉以此堂經久必壞不足以傳
後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覽者得
以觀子昂之蘊矣字幹如銀鈎屈曲故云灑翰銀鈎連
過郭代公故宅彥輔曰郭震字元振
以字顯封代国公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師[illegible]

節故云云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洙曰元振尉通泉嘗大鑄及掠賣部口以餉遺賓客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洙曰靈運吳都賦噴薄沸騰寂寞長邁○趙曰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登承天門樓元振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無它也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洙曰新書武后与語奇之索文章上宝劍篇武得擢用後聘吐蕃還上疏言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卒分十姓地爲不便○趙曰此專識太平公主事而舊注又雜之以武后召見奇之此豈登袞冕時邪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洙曰按新書明皇之誅太平公主元振獨領軍扈從事定宿中書十四日以功封代国公○趙曰神龍則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天先二年凡八年而斈者每疑之嘗論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辦尊親指揮存顧託趙曰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感睿宗付託之意也群公有慙色洙曰玄宗之舉事也諸宰相皆走伏外省自蕭至忠竇懷貞等皆從逆○趙曰玄宗之平亂也諸宰相皆走伏外省獨元振率兵扈帝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劉曰玄宗封元振代国公畫像

姿煙故云云 我行得遺跡 洙曰跡一作址○晏曰遺跡故宅也 池館皆疏鑿壯

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寳劒篇 定功曰元振宝劒歌云君不見昆吾

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宝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趙曰玉劒篇乃郭代公之奇作所受於武后宜公服膺而高詠之也 神交付冥漠 修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訏字彥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訏一造之即顧以神交列子曰夢有六候正噩思覺喜懼此六夢者神所交也沈休文和宣城詩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詠懷古跡三首 同作五首一首見陵廟門

支離東北風塵際 洙曰莊子人間世支離疏注云形軆支離不全貌○蘇曰徐懿老年病軀支離漂泊万里又值西北風塵○趙云言祿山亂時在賊中也公之在賊或往河湯或趨行在或居秦或居同谷是為東北風塵 漂泊

西南天地間。洙曰漂泊言無定止○趙曰言其入蜀往來東西川且在夔也三峽樓臺淹
日月。洙曰三峽謂瞿唐巫山黃牛也○趙曰夔之上游則月峽下游則巴峽巫峽此三峽也五溪衣服
共雲山。洙曰五溪蠻夷所居馬援所征之地衣服言異制也共雲山言與之雜居○薛曰右按後漢威將軍劉尚擊武
陵五溪蠻夷注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
熊樠作朗潕作武在今辰州界羯胡事主終無賴。洙曰祿山負恩也無賴言無所倚賴詞客
哀時且未還。洙曰公自言傷時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
江關。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畧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洙曰宋玉一作為主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憯悽悲此
凜秋風流儒雅亦吾師。蘇曰江總曰宋玉不羣文章百絕風流儒雅自可為後生師範○趙曰言風流
以樂廣王衍為首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悵望千秋一灑淚。洙曰謝靈運詩灑淚眺連崗蕭
條異代不同時。洙曰漢文帝見相如上林賦恨不與之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

洙曰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趙曰今公尚在夔所賦詩乃言歸州宅耳雲雨荒臺豈夢思○洙曰爲玉曾賦陽臺事也○趙曰宋玉所言朝雲行雨託興以言夢中事公詩言荒臺之雲雨豈是夢思乎詳並見上注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洙曰說神女事也○趙曰此言楚之所謂高唐觀朝雲廟者無有矣後人亦疑其當時之有無亦未可知也

羣山万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洙曰歸州有昭君村下有香溪俗傳因昭君而草木皆香故曰香溪一去紫臺連朔漠○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子兮可期終蕪絕於異域○蘇曰王昭君臨行掩淚曰使妾別紫臺帳房和親朔漢大將軍寧無愧恥乎獨留青塚向黃昏○洙曰昭君墓也○薛曰右枝圖經昭君臺與山山南二里漢掖庭待詔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舊注云邑人閔昭君不回立臺以祭焉今有昭君村又琴操昭君伏毒而死單于舉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杜曰引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爲漢將爲胡曰爲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焉代詞人爲作歌詩以弔之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

月夜魂 薛曰漢元帝宮人旣多常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旣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 千歲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 洙曰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薛曰右按釋名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之歸州有昭君村○趙曰若魯變詩一曲琵琶馬上彈恨声飛入單于国是已

公安縣懷古 魯曰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即居此城時人号備為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

野曠呂蒙營 洙曰吳將呂蒙營於公安○鄭曰十二州志吳大帝封呂蒙為孱陵侯居此地故曰營 江深劉備城 洙曰劉備曾為荊州牧 寒天催日短 蘇曰郡平客居多事値寒天鍾鼓催簷外短日 風浪與雲平 蘇曰水雲風浪卷地與雲平一葦敢航者丈夫之勇可見也 灑落君臣契 趙曰言先主與諸葛也 飛騰戰伐名 維舟倚前浦 長嘯一含情

洙曰阮籍見孫
登長嘯而返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宋公舊池館零落守 洙曰一作首 陽阿 洙曰阿山阿 枉道祇從入
吟詩許更過 趙曰凡枉道而遊者猶任其入况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則公自負可知矣 淹留問
耆老寂寞向山河 趙曰淹留駐迹之義欲問者耆老員外平日之事所以爲之淹留自員外亡矣其莊空存
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洙曰馮異每所止舍獨居樹下軍中
呼爲大樹將軍漢光武以此多之○師曰陽阿乃山之南時李員外
与弟執金吾居此甫枉道過之金吾已死故有寂寞向山河悲風
日暮多之句將軍樹美金吾也

石笋行

彥輔曰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
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貫
絲○田曰杜光庭石笋記云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
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
圍八九尺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沈
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

經云石笋街乃先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咸以金玉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珠玉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公命掘之俯覩方驗測隱其家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国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横埋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鐫四字曰蜀歌濁獨時人莫能曉察惟孔明默悟斯旨今左右壓之後蜀上太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自再掘而詳之賢議曰然股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濁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年歌字可記十一具亂離巳午年獨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年蜀字可記主豫藉充益民物富贍悉以年事推之應驗符讖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為定无所偏邪今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天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趙曰此篇作於上元元年是年李輔国日離間二宮擅權之迹甚彰故因賦石笋而指譏李輔国○師曰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緣飾以為海眼以蔽蒙愚俗蓋譏祿山国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天宝末年之禍然誣辞謬語君子當致察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 鄭曰蹲徂尊反○洙曰成都記

石筍城西門百餘步亦呼為石筍隅落相隅西南數步不對各古二
為五六段相續以立人云五丁擔水曰蜀王妃墓表今益州城郭皆
不直此蓋正東西也公孫述時此石折治中從事任文
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當之歲中果卒陷一作俗古來相
傳是海眼洙曰來一作老苔蘚食盡波濤痕明日成都記距石第二三尺每夏月
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
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
陷亦測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多矣此亦其迥異者故有海眼之說
云○趙曰按唐劉崇遠作金華子書載海眼一事云世謝瞭闕發
得五銖錢取之不盡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華陽風俗記曰蜀人
曰我州之西有石筍焉天地之推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云
雨多往往得瑟瑟洙曰每雨過人多得瑟瑟○蒼舒曰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
經明虛薄無與為比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
表今仍存洙曰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
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
志曰王哀思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
立石俗今名為石筍惜哉俗態好蒙蔽洙曰莊子亦小蔽蒙之民亦如小臣媚至

尊政化錯迕失大體蘇曰趙充國近見大臣失變置政化錯迕陰陽不時多失大體坐看

傾危受厚恩洙曰時林甫國忠傾覆王室故子美此詩有所謂耳嗟爾石筍擅虛名

後坐未識猶駿奔洙曰詩駿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洙曰梁沈約詩

安得壯士駿奔義○孝祥曰漢高祖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使人不疑見本根洙曰華陽風俗

錄云蜀人曰我川之西有石筍焉天桓之以鎮海眼動則江濤大

溢四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贊皇公曰大筍之為狀也亭

亭揭峭高然若削圭芒天成神矣今小人相因疊至八九節束以

鐵裁出於人力又何神乎遂命拙去鐵裁伺事變怪則寂然而神

怪不作○趙曰此八句正以專指李輔國一人臣而連結張妃肅

宗信任之呼為向父故公詩言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

尊者石筍以唯石而蒙蔽於人或指為海眼或指為表墓說故不

明正如輔國之蔽肅宗而人信好之也坐看傾危受厚恩言輔國

之寵幸也舊注却云是時李林甫楊國忠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是

蓋公乾元元年十二月一日離同谷來蜀作此詩時李與楊已死

矣又二公為相豈得云小臣哉

石犀行

魯曰成都記石犀在李太白廟內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沭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為耕牛二頭一在府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一在淵中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出象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溷崖水激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水發卒鑿平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乞神鬬迄今蒙福成都記亦云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

自古雖有厭聖法沭曰幼效傳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注漢高紀云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杜日本朝樂史寰宇記載志云在市北乃李冰所立以厭水怪

天生江水向東流沭曰向一作須襄陽白銅鞮歌漢水向東流又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沭曰按圖經秦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又周地圖云張儀築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迹築遂得立今有龜化橋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子城南又曰張儀樓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附龜蓋亦順江山之勢正即為耕矣乃作此樓而定南北焉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沭曰武成以濟兆民無依神羞襄十八年苟偃有功無神羞終藉堤防

出浪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

得從人謀洙曰莊子恢詭譎怪又哉絕詭幻㓜怪易人謀鬼謀○趙曰獸勝者詭怪之事為不足憑故水終有時而

為害隄防者正道故終藉人力以為隄防也嗟爾三犀不經濟鈌訛只與長川

逝洙曰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趙曰此公之寓意於三犀指廟堂無經濟之人夫無經濟之用終亦鈌訛隨長川而漂逝乾

元三年乃呂諲李峴李揆第五琦同平章事未幾以罪去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

沴凋瘵洙曰曹子建詩泛舟越洪濤○趙曰謂元氣之謂特在乎得人蓋宰相以燮理陰陽為事也洪濤出晉木華海

賦云帝嬀巨害之世天綱浮橋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意言汗之濱流乃為凋傷瘵病於民矣安得壯

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洙曰前漢李尋傳五行以水為本其精玄武發女天地所

紀終始所生水為准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絡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陳蕃傳志清天綱舜典咨禹女平水土○杜曰梁沈

約云安得壯士駐奔茫義

一石鏡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冢蓋地數

獻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至空山冥寞，瘞香骨。趙曰謝惠連祭古冢文，号為冥寞君。提攜近玉顏。洙曰嬖美者顏如玉。衆妃無復歎。趙曰言昔日專寵，衆妃嗟歎，今既死矣，無復歎也。千騎亦虛還。趙曰言送葬之騎。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洙曰見石笋行注。○趙曰借張綱埋輪為證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洙曰相如後居茂陵，常病渴。尚愛卓文君。洙曰文君臨卭卓氏女，少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歸成都。酒肆人間世。洙曰相如既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乃之臨卭，賣車騎，酤酒，文君當壚，自滌器於市。琴臺日暮雲。洙曰成都記，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偽號海安寺，保蕭靳濠鎮蜀，增建樓臺，以備游觀，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為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野花留寶靨。薛曰右按楚詞天招曰：靨輔奇牙，宜笑嫣。○趙

日以瓊寶靨花鈿也蔓草見羅裙蘇曰江總妻一日見庭草依依詩曰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趙曰言草之綠色如見其裙也歸鳳求皇意寥寥不復聞洙曰何遜聽琴畢謂客曰吾恐伯牙絕弦之後此意寥寥世不復聞今日向期再洗吾耳也○杜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云司馬相如游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挑之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又曰皇兮皇兮從我栖得託字尾永為妃則歸鳳求皇意乃見此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三